

张爱玲

看 / 名 / 画

*Irene's Appreciation  
of Famous Paintings*



## 目录

忘不了的米开朗基罗

高更永远不再

日本的浮世绘

看那些高贵的女人

真正的画坛天才梵高

百变大师毕加索

谈论最多的画家塞尚

神秘浪漫主义的拉斐尔前派

中国古画个中三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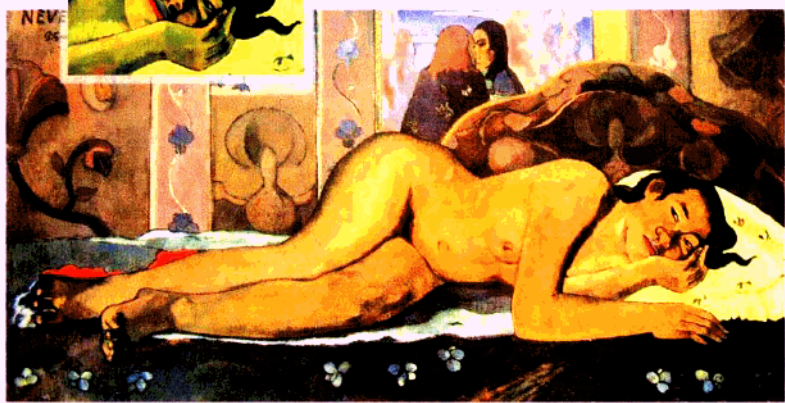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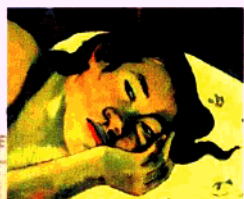
# 米开朗基罗



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，  
名字为“晨”（也有译为  
“黎明”）。

胡兰成在《今生今世·民国女子》里提到他与张爱玲说此画的情景：  
“我与她同看西洋画册子，拉斐尔与达文西的作品，她只一页一页的翻  
翻过，翻到米开朗基罗雕刻的人像‘黎明’，她停了细看一回，她道：  
‘这很大气，是未完工的。’”

其实未必，因为胡兰成的印象可能来自于读《自己的文章》，而不  
是当初与张爱玲共读的画。



想必她曾经结结实实地爱过，  
现在呢，“永远不得了”。  
虽然她睡的是文明的沙发，  
枕的是种像贵花布的被叫做枕头，  
这里面有一种最原始的感情：  
不像在我们的社会里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，  
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勉勉强强，  
一定要碰到无限小小的不如意，硬着头皮撑，  
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，  
她这里的却是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，因为明净，她心平气和的，  
那木木的棕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。

（张爱玲语）



他用象征天国的红色作背景，把自己的身体涂成明亮的柠檬黄。他的表情带着嘲讽，头上悬着一道黄色的常见于圣母圣子头上的光环，以此把自己比做圣人。他右手的食指与中指间，夹着一条常见于僧侣手上的小蛇。如此似又把自己比做先知。



高更在1889年底画了一幅自画像，题为“红笔的自画像”。

# 高更永远不再





浮世绘多以美人和艺伎为两大主题。被称作浮世绘“中兴始祖”、“一代宗师”的浮世绘画家喜多川歌麿(Utamaro Kitagawa 1754-1806)就以擅长美人肖像著称，他在多彩版画、画本、手绘画方面留下了许多杰作，《青楼十二时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

# 日本的浮世绘



《青楼十二时》共有12幅，

每个时辰（两个小时）一幅，

如张爱玲所说，

“画出艺妓每天二十四个

钟点内的生活”。



《青楼十二时》里，

12幅图中，

并没有防止衣裳滑下肩头的画面，

倒是有两幅露肩像，

一张是“辰时”，

一张是“巳时”。





“子时”、“未时”、“酉时”、

“戌时”、“亥时”等，

都是“有丫头蹲在一边伺候着”的，

而且画家显然为了使人物主次分明、身份分明，

丫头一般都画得小一些、矮一些，

要么或蹲或跪屈着身体。





# 综合衣裳溜肩与

丫头侍候的画面，  
“巳时”应该是最接近张爱玲与  
“丑时”弄混的画。



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日本画

《山姥与金太郎》





依张爱玲说，金太郎是山灵（山姥）抚养成人的，觉得山姥与金太郎有

「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」，而果真金太郎后来当上了源赖光的武士，

取名坂田公时，成为源赖光打天下的四大金刚之一。



喜多川歌麿画的山姥和金太郎



喜多川歌麿画的山姥和金太郎



# 看那些高贵的女人

张爱玲在《忘不了的画》一文中写道：“……这里的圣母最可爱的一点是她的神情，介于惊骇与矜持之间，那骤然的辉煌。一个低三下四的村姑，蓦地被提拔到皇后的身份。”



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拉斐尔的《西斯廷圣母》。



法国画家亨利·卢梭的《睡眠中的吉普赛女郎》。

在美术史上，卢梭对立体派、德国表现主义、超现实主义的画家都有着很大的影响。

对于画中人物那著名的微笑，

张爱玲的评价是：

“的确是使人略感不安的

美丽恍惚的笑，

像是一刻也留它不住的，

即使在我努力注意之际

也滑了开去，

使人无缘无故觉得失望。”



达·芬奇的名画  
《蒙娜·丽莎》





张爱玲在《童言无忌·穿》

里谈到市面上布料

的花色不够鲜艳，她用梵·高的画

的浓烈的色彩来说明：

“像Van Gogh画图，画到法国

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，



真正的  
画坛  
天才  
梵高

总嫌着色不够强烈，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，

高高凸了起来，油画变了浮雕。”